

桑田有约

□向本贵



“炳柱哥,几天前给你送豆腐的时候,你还在门前的田里种绿肥。你说,绿肥种下去,就得给山里的林子砍荒了。怎么就病了啊?”朱如福手里提着一块豆腐,站在刘炳柱的床前说。

“可能种绿肥的时候失汗了,四身疼痛,还胸闷,抽不来气。”刘炳柱张着嘴,喘息一阵,“这次,只怕是要去见我爹了。你去镇子上卖豆腐,对我家世平说一声,要他赶快回来,我有话要交代。”

朱如福把豆腐放在灶台上,也没要那一碗换豆腐的黄豆,匆匆下坡去了。

朱如福也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住在山坡下面的村子里。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一些人挣了钱,干脆把家也搬到镇子上去了。刘炳柱的儿子和朱如福的儿子都在镇子上租了房子,拖家带口住在镇子上。两个老人,却是怎么都不肯住镇子上去的。刘炳柱守着木屋前的三亩水田和屋后面的一大片林子。朱如福也是耕种的三亩水田,闲下来,做豆腐挑到镇子上去卖。自己种的黄豆,山泉水做出来的豆腐,好卖,挣的钱用不完,就给读书的孙子孙女打红包。

刘炳柱喜欢吃豆腐,却没时间做豆腐,就跟朱如福说好,隔三五天,朱如福送块豆腐来,刘炳柱就把自己种的黄豆掏一碗给他。朱如福愿意给住在村子后面半山坡上的刘炳柱送豆腐,不只是为了那一碗黄豆,他说,全村一百多户,五百多口人,他就佩服刘炳柱。看看刘炳柱家门前的那三亩水田吧,年年大丰收。有一年,亩产居然弄了个全县第一,刘炳柱还当上了县里的劳动模范。朱如福把种田的本领全都使了出来,却是怎么都种不过他刘炳柱,八月收割,自家的三亩水田总要比刘家的三亩水田少收三两挑谷子。除了种好责任田,屋后面的荒山,也被刘炳柱造上了林子。三十年,造林五百亩,连同门前年年大丰收的三亩水田,就是他刘炳柱的杰作。这话可是县里一位领导说的。去年八月,县领导来镇里检查乡村振兴工作,听说刘炳柱开镰秋收,便来看看老劳模今年的收成如何。眼前是黄灿灿的稻禾,抬头是郁郁苍苍的林子,高兴地说,明年十月,县里要召开隆重的乡村振兴表彰大会,到时候,他要亲自来草草坡村接刘炳柱去县里,给他戴大红花。这让朱如福羡慕得不行。

最先来到刘炳柱家的,不是刘炳柱的儿子刘世平,而是苦草坡村的村主任邹健。他是听朱如福说后,匆匆赶来的。没进门,邹健的声音先传进屋来,“炳柱叔,怎么病了?我正在给你写上报县里的先进材料,还有半个月,你要去县里参加表彰大会的啊。”看见躺在床上的老人张着嘴,喘着气,就更着急了,“我这就叫人把你送到医院去。”

“不去医院,没用的。”刘炳柱眼睛盯着门外。那样子,是盼着儿子快回来。

“是不是把县里那位领导的话记在心里,就更加用心种田,就更加用心看护着那五百亩林子,累着了啊?”邹健喃喃着。他是听说,去年十月,刘炳柱的老伴生病去世的时候,拉着刘炳柱的手,就交代一句话:“七十岁的老人了,该歇下来了啊。”他答应了。可是,把老伴送上山,他仍是像过去一样,没早没夜,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山上。他说,闻着泥土的芳香,心里才快活。

不多一会儿,刘世平就从镇子上赶了回来。跟在后面的,还有朱如福,说老伙计病成这样,他哪还有心思卖豆腐。

刘世平对爹爹说:“我这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多久我就要接你去镇子上住,你就不肯,病了,躺在床上我也不知道。”

刘炳柱摇摇头说:“我不会去医院,也不会去镇子上住。我要交代你一句话,我死之后,你一定得回来,再不要去镇子上了。”

“为什么?”

刘世平瞪着眼睛问。他清楚地记得,爷爷去世的那年,他十五岁,在镇子上读书,父亲则在镇子上打工挣钱,做梦都想着要把苦草坡那栋旧木屋搬到镇子上去。那样,刘家就成镇子上的人了啊。爷爷却突然带信来,说他病了,病得很重,要父亲赶快回去。他记得,他是那天放学之后匆匆赶回家的,而

爷爷已经去世了。母亲说,爷爷去世的时候,把父亲叫到床前,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父亲再没去镇子上打工,那句挂在嘴边要把木屋搬到镇子上去的话,也再没有提起。而是像爷爷一样,父亲把门前的三亩水田弄成了金碗银碗,年年都有好收成。当然,还有木屋旁边的那片林子,林子里的两座坟莹,都是父亲最为上心照看着的。林子茂密,树木参天,两座坟莹的杂草被锄得干干净净,过年,是一定要送年饭的,清明节,是一定要挂青的。有时,父亲还把刘世平带去送年饭、挂青,指着两座坟莹告诉刘世平,两座坟里,躺着的是他的两个爷爷。刘世平曾经听爷爷说过,由于家里穷,爷爷十多岁就开始给他主做长工,苦度日月。爷爷旁边的那座坟,也许埋的是爷爷苦难中去世的兄弟吧。

村里领导说父亲劳动力好,就种着三亩水田,管理着木屋旁边一片自家的林子,干脆把屋后面村里的荒山也造上林吧,国家还要给造林款呢。于是,父亲就多了一样植树造林的活儿。父亲也像朱如福那样,封红包给孙子和孙女。但他决不像朱如福那样,一边给孙子女红包,一边问儿子钱攒够了没。朱如福不去镇子上住,却是希望儿子早早在镇子上买房子的;而父亲是一边给孙子女红包,一边抡睛鼓眼问儿子,什么时候回苦草坡去?

刘世平不由加重了语气,问父亲:“你说,为什么要我回来?”

“你爷爷怎么对我说,我就怎么传给你。”刘炳柱喘着气。

邹健一旁提醒刘世平:“你得好好听着,祖宗传下来的嘱托啊。”扯了扯朱如福的衣角,准备离去。苦草坡的习俗,老人临终,对儿孙留下的遗言,是不让外人听的。

刘炳柱却没有让邹健和朱如福离去,“这话,你们也得听听。前些年,国家搞脱贫致富,如今,国家又在搞乡村振兴,可不管脱贫致富也好,乡村振兴也好,都得靠着人来实现。看看吧,苦草坡村还剩下多少人?好田好地,抛荒长狗尾巴草了。邹健,你这个做村主任的,也在攒钱要在镇子上给儿子买房,不是在做榜样让别人跟着学嘛。只怕不用多少年,苦草坡两百多年的古村落,就没了啊。还有你朱如福,挂在嘴边的话,就是问儿子在镇子上买房子的钱攒够了没。你死之后,你家的那三亩水田,是不是也要抛荒了?”这样说的时,刘炳柱对着房门的角度指了指,对儿子道:“把那块木板洗干净,我有话要对你说。”

刘世平不知道父亲要他洗角落里的那块木板做什么,烟熏火烤黑乎乎的,还落满了灰尘。他不怎么情愿地打来一盆水,洗了,木板上面居然还有一层石灰结的壳,隐隐约约,就看见了木板上的五个暗红色的字:耕者有其田。

邹健惊道:“我曾经听我爷爷说过,八十多年前,贺龙带着红二、六军团,从洪家关出发,北上抗日,经过武陵时,一支红军队伍是从我们村子过的。这标语,是红军留下的?”

朱如福也像是想起了什么,嘴里喃喃道:“好多次,我上坡来送豆腐,看见炳柱哥蹲在旁边林子的那座坟莹前,一边扯着杂草,一边淌眼泪。那座坟,莫非有什么秘密?”

刘炳柱的脸上,有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抓着刘世平的手,哽咽着说:“儿呀,叫你回来,是要把你爷爷交代我的事,交代给你啊。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你爷爷给地主家做活回来,正准备睡呢,突然从后面山间的小路下来几个人,他们还抬着一副担架。你爷爷吓得可不轻。那几个人却

说,他们是红军,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如今要去很远的北方抗日呢。过后,扶着躺在担架上的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道,过沅江的时候,遭遇国民党部队的拦截,身负重伤,担心流淌的血迹引来敌人的追赶,才走的小路。想在这里歇一会儿,给他讨口水喝。身负重伤的年轻人喝了口你爷爷递给的茶水,断断续续说他也才二十岁,跟你爷爷同年呢。你爷爷手忙脚乱地给他煮粥喝,可是,粥还没有煮好,他却死了。抬着他来的几个红军战士,一边淌着眼泪,一边在木屋旁边的林子里挖了个坑,将他埋了。要你爷爷照着这座坟莹,他们一定会回来的。还问你爷爷,想要什么,只要他们有,一定会满足你爷爷的。你爷爷眼里的泪水怎么都抑制不住,哗哗地流淌着,说他一定会好好照看这座坟莹的。当然,他也说出了天下穷苦百姓的心愿:要是能有一块田地,就不会饿肚子了啊。红军战士找来一团土红色的泥块,沾上水,在壁上写下了这五个字。红军走后,你爷爷担心国民党的部队追了来,烧屋掘坟,便把木板从壁上卸下来,还在上面涂了一层石灰浆,又去山里割来许多柴草,把那片林子也严严实实围了起来。只是,红军的队伍一直没有回来。十多年过去,世道却是变了,你爷爷分得了木屋前面的那丘水田和木屋旁边的那片林子。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成家娶了你奶奶。你爷爷知道,这天下,是红军领导的队伍打下来的,穷苦人才过上了好日子。你爷爷牢记着曾经的承诺,精心照看着那座红军坟,还交代我,他死后,把他埋在红军坟的旁边,他要陪着那个和他同龄的红军战士。没有看见自己的队伍打下的天下,但那个红军战士青春的鲜血,是洒在长征路上的啊,今天的太平世界,繁荣昌盛,有他的一份功劳。当然,红军留下的那五个字,也一定要铭记于心的。‘耕者有其田’。那时,穷苦的农民,盼着想着而不得。如今,好田好地,却是抛荒长狗尾巴草,看着心疼呀。”

邹健淌着眼泪说:“这块木板,我要送到县里去,请专家看看,那字真要是红军留下的,就送到博物馆去。那座坟,我也要请专家来看看的,要是埋的是红军战士,一定是要好好保护起来的啊。”

刘炳柱只管叮嘱着儿子:“他邹健要怎么做,是他的事。你得牢记着你爷爷曾经的承诺,要当作我们刘家的家规,子子孙孙传下去。门前的三亩责任田,也要上心地种好,决不可抛荒的。不仅自己要吃饭,也要对得起为着‘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啊。现在想起来,我就后悔,那阵就不该去镇子上打那几年工,陪着你爷爷在家耕田种地,你爷爷高兴,后山造的林子,也就不止五百亩。”

刘世平早已泣不成声,重重地点着头,“爹爹,你放心,我回来了,就不会再去镇子上了。我会好好看护着红军坟。这块木板,他们要送去博物馆,当然好;不送去博物馆,我就拿回来,跟那份承诺一块,一代一代传下去。”不由分说,他就把父亲背在了自己的背上,往坡下奔去了,“爹爹,我这就送你去医院。你不能死的,得做师父教我啊。我也要像你一样,让那三亩水田年年高产,争取当劳动模范。我还要在你造林的后面荒山上,再造五百亩林子,那几座荒山野岭,就全都变成了金山银山。”

朱如福说:“炳柱哥,你别骂我。我这就去对我儿子说,要他别在镇子上打工挣那辛苦钱了,回苦草坡来。我这辈子,种田没种过你,要我的儿子,好好跟你儿子比试比试。我还想,儿子回来之后,一家人,办个豆腐大作坊,赚钱还不像摘树叶呀。”

跟在后面的邹健道:“你们这一说,可是让我有了主意。抛荒的田地,当然是要插上禾的。还要办蔬菜基地,办养殖基地,足不出村,赚的钱多,还没在外面打工累,村里的人们就不会往外面跑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用叫,自己也会回来。我儿子,我也有办法让他回来的。这些年,我老婆种了三分地的金菊,做成干菊卖,可赚钱了。扩种几亩,办菊花茶园,我儿子还不睡着想跳着回来呀。趁着乡村振兴的大势,齐心协力,苦草坡村的面貌,可就焕然一新了。先烈有灵,肯定会很高兴的啊。”

乡村素描

□屈绍龙

一条柏油公路,从国道至省道,又从省道奔市县而来,像一条河流,又像一条黑色的缎带,蜿蜒曲折延伸出去十多公里,流到远方,流向俺家的方向。

清晨,透过朝雾,公路隐隐约约地呈浅黑色。路旁是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是一座座山峦起伏的丘陵,但斜坡很舒缓。再往远处瞭望,可以看到野鸡在草地上空盘旋,时而发出咯咯的叫声。阳光照射着湿润的空气,使远方的景物清晰可见,不像夏天那样雾气弥漫。我站在家门口的柏油路上,可以敞开胸襟深深地呼吸着这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全身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

举足前行,柏油路旁捧着银白色露珠的草地上,便留下我那一行绿色的足迹。我用双手拨开沐浴着晨露的灌木丛的繁枝密叶,夜里积蓄下来的温暖气流迎面而来。空气中到处洋溢着苦艾略带苦味的清香,小麦和三叶草甘甜的馨香。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杨树林披着耀眼的阳光,泛射出红红的光彩。

看!朝霞已经把天边烧红了,天空中有万道金光,山谷里升腾起的团团雾气,在空中飘浮着缭绕着。云雀放开了歌喉,空气中回荡着它们那嘹亮的歌声。黎明前的清风徐徐吹来——嫣红的太阳冉冉地爬上天空,金色的阳光喷薄而出,像湍急的水流奔涌向四面八方。我环顾四周,一切都映现在眼前:一座村庄掩映在小树林的后面,再远一点是另一个村庄。山坡上是一片杨树林,绿色茂密,无边无际。

太阳继续向高空攀登,碧空如洗,万物像沐浴过一样清新。今天一定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一些车辆慢慢地驶出村子,仿佛是前来迎接我一样,我也驱车登上了高坡。一幅大自然的美景映在我的眼前。远处又出现了玉米田,已经长得很高了。一个农民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我和他打过招

呼之后,继续往前走。

道路微微弯曲着,沿着山坡而下,有点像城里的商业街。一辆四轮货车此刻正在慢慢地爬坡,一个骑电瓶车的人从它身边疾驰而过。在道路下到一半正拐弯的地方,那座覆满藤蔓的平房就是俺家。那平房让人看着就觉得舒服,觉得满意。再往下一点,在路的另一边,是绿鑫春生态庄园的楼房,透过树林的间隙可以望见村里的街道,那些密集的树梢几乎遮住了一切,只露出烟囱和各式各样的屋顶,以及东一处西一处的墙角。再远一些的地方是优雅漂亮的镇驻地,那里有高雅的楼房和信号塔尖。整个画面被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包围着,像一幅林区的风景画,空地与村庄错落其间。那些树分属不同的种类,有着不同的色调:榆树的绿色既明亮又深邃,那些由高处的外层枝条构成的树梢以蓬松而又新鲜的姿态向四边落下,宛如花环般饱满;杨树的身姿则总是那么肃穆,此刻太阳为它那些鲜嫩的树叶披上了一层金色外衣,将它们装点得那么堂皇。我转过身来,继续向山坡上走去,我发现自己正置身在优美风景所特有的那份妩媚之中。一片绿色的田地被道路分成两半,右边边被树篱和树木围绕着,房子和农舍不规则地散布其间,尽头是由两行挺拔的杨树夹成的一条林荫路;左半边的景致更胜一筹,池塘间隔着岛屿般的小房子和花园,一齐向下缓缓延伸到玉米田和草地。这片田地自己便是周遭景致中最亮的部分,一半被低矮的金雀花覆盖着,那些金色的花朵尽情地反射着落日最后的几抹余晖。

我那覆满藤蔓的房子,在落日余晖中呈现出长长的影子,像到俺家的柏油路,像我永无尽头的幸福路。

起初,我以为父亲会把后院开辟成小菜园,便没多加干涉,任由他折腾。这也是母亲去世后,父亲愿意到我家来提出的条件:房子换成一楼,且带有后院。我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没有到后院去过。大约半年后,那天是个周末,我难得休息一天,早餐的时候,不见父亲,随口问道:“爸呢?”妻子说:“他吃过了,去了后院。”吃完饭,我来到后院,发现后院已经成了小花园。

花园有六十多平方米,不算很大,但在城里够可以的了。已经有不少花卉绽放,竞相报告着春的消息:海棠花红中泛白,花朵的形状有点像小雨伞,微风吹来,像一个伞舞者。山茶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花朵不是很大,色彩也不艳丽,优雅恬静。有两株牡丹花,每株开有四五朵,红艳艳的,浓烈不失富贵。院子的西边,靠墙一溜种的是紫荆花,枝干没有叶子,玫红色的花朵簇拥在老枝上,像被胶水黏在上边的蝴蝶,想飞也飞不走……正在浇水的父亲放下水壶,指着他的小花园,得意地说:“过上一年半载,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夏天有向日葵、茉莉花;秋天有菊花、凤仙花;冬天有蜡梅……”父亲种的花多且杂,有乔木,也有灌木,有藤本,也有草本。看得出,父亲不是随随便便种的,是经过一番规划的,高低错落,层次参差,四季有景,富于变化。我下意识嗅了鼻子,一股馥郁的花香沁入我的肺腑,一下子有了精气神。我暗暗观察父亲,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母亲去世后,父亲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在状态,这也是我坚持要把父亲接来的原因。

父亲的花园

□侯发山

晚上谈到父亲的小花园时,妻子说:“咱左边的邻居,人家后院有柿树、枣树、石榴树,还有个小菜园,平时吃菜都不用去超市……”妻子看似没有抱怨,其实也是在抱怨父亲。我对妻子说:“你知道咱妈叫什么?”妻子愣了一下,说:“我只知道她姓梅。”“梅花香。”接下来我解释道,“我也是今天才明白,侍弄这个花园,可能是爸对妈最好的怀念,看着这些花,仿佛妈并没远去。”妻子脸红了,忙说:“对不起,是我误会了爸。”

只要我在家,我发现,父亲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泡在花园里,没有其他选

项。浇水、施肥、打药、松土等等,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好像花园就是他的Wi-Fi,一下子就把他激活了。因为工作上的事跟领导闹别扭,这天我请假休息,走进父亲的花园。父亲正在小憩,坐在花丛中,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他觉察到我的到来,丝毫不掩饰他眼神中的爱怜,说:“这些花有着不同的花语,紫荆花是团结友爱,海棠花是珍惜美好,山茶花代表高风亮节,牡丹寓意繁荣昌盛……”听着父亲的话,看着眼前的花,我突然觉得花园是那么漂亮,好看得都让我想哭,连疙疙瘩瘩的心情都荡平了。

我所在的小区,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乡下来的打工者,有政府官员,有经商的,三教九流,啥人都有。因此小纠纷不断,若是开着窗户,除了炒菜声,还能听到吵架的声音,110也时常光顾,有时打起来打伤了还得叫120。社区主任很是头疼,联合物业,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父亲是退休教师,中共党员,有文化,被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我没在场,不知道他都说了什么。反正没过几天,我家后院的院墙拆除了,父亲允许小区的任何人出入他的花园。两天后,三楼西户把他家的两盆长寿花搬到了父亲的花园。第四天,五楼东户把他养的文竹搬了下来……父亲小花园的花的种类越来越多,平时赏花的人也二连三。半年后,我家西边的邻居也把他家的菜园改成了花园,与我家的花园连为一体。

一年后,我所在的小区被评为“文明楼院”。有记者来采访,大家一致说都是父亲的功劳。父亲说:“是花园的功劳。”记者想了半天,把花园起名“共享花园”。父亲执拗地说:“还是‘和谐花园’好听一些。”对了,我们那个小区叫“和谐小区”。

